

Maupassant

Contes et Nouvelles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

上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

上 册

李青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

上 册

李 青 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数 14,375 插页 2 字数 321,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85 年 8 月新 2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 印数: 00,001—53,000 册

书号: 10188·25 定价: 2.10 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序

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不同，并不只是在数量上的差异，它本身实在是一种独特的体裁。它当然不能象长篇小说有那么广阔的回旋余地，从各个方面，通过众多的人物来反映一个主题。但短篇小说往往能选取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件典型事件、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至关重要的瞬间，加以描写。短篇小说实际是一种特写镜头，把生活中某一典型的东西紧紧扣住，巧妙地拍摄下来，震撼读者的心灵，促使他思考。

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的短篇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莫泊桑一生写了三百篇左右的短篇小说，这个选集里一共选了其中的六十二篇。这是译者李青崖先生生前经过精心的挑选而编成的，应该说莫泊桑短篇和中篇小说中的精彩之作都在其中了。

莫泊桑是在一八七五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在这个时期，先有普鲁士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后来是震撼全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莫泊桑也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对普鲁士军队终于击败法军抵抗，长驱直入，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感到十分愤慨。他所写的短篇或中篇小说，有不少就是与普法战争有关的。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登场人物也是十分多样的。在小说中，他特别抓住人物性格的勾勒，人物内心的挖掘。

西欧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是源远流长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莫泊桑，短篇小说在艺术描写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后时期，一般的小说都是以讲故事为主。它们的故事是有趣的，但人物性格则往往趋于类型化，人物的个性并不突出。而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却都是以刻画人物性格在一个事件或一个瞬间中的典型表现为主。这种小说不是叫人轻松轻松，高兴高兴，随后就置诸脑后，而是叫人深思，叫人警惕，叫人回味无穷。

这本选集上卷的《羊脂球》是莫泊桑的一篇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不可多得的杰作。莫泊桑通过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的一次不幸遭遇，揭露了一伙资产阶级人物的自私自利和幸灾乐祸的心理。

包括羊脂球在内的十个旅客搭了一辆四驾长途马车，想越过普鲁士军占领区转道到还在法军把守的港口去。和羊脂球同车的有一对老板夫妇，一对伯爵夫妇，两个嬷嬷，一个“民主派”等等。公共马车在行驶途中人们终于知道羊脂球是一个妓女，他们都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有几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一下子变成了互相亲密的朋友，她们觉得面对这个毫无羞耻之心的、出卖身体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庄重身份显露出来。于是出现了一种互相对立的紧张气氛。然而紧接着对大家就来了考验：车子走得极慢，赶不到原定吃午餐的地方，只有羊脂球带有吃食，其余人没有带。当羊脂球开始用餐的时候，装模作样的人们虽然都饿得发慌，大家都碍于“身份”，都不好意思开口。

最后甚至有位太太饿得失去了知觉。还是羊脂球主动地而又是怯生生地向他们提议，“您可是想要吃一点？”以及“老天，我真想向这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夫人献出……”，才打破了这个僵局。到末了，人人都叨了这位卖身姑娘的光。莫泊桑如实地不加夸张地但也不加掩饰地写出了这些场景，生动地揭露了这些道貌岸然的绅士淑女们的丑态。

“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既然吃了羊脂球提篮里的东西，大家不得不降尊纡贵，跟她讲讲话了，只有一位商人太太还是顽固不化，“话说得少而东西吃得多”。然而一难方平，二难又临。当他们的马车驶到一个市镇准备住旅馆的时候，受到了普鲁士兵众的盘查。普鲁士的一个军官看中了羊脂球，当大伙在旅馆里住下的时候，叫旅馆掌柜来召她去。她当场拒绝了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第二天，普鲁士军官就不准他们一行套车继续赶路。大家上楼去要求说明理由，给这位军官赶下楼来。最后，军官又派掌柜来进一步向羊脂球以威胁的语气说：“普鲁士军官来问艾丽萨贝特·鲁西小姐，是不是还没有改变她的主意。”

羊脂球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上来，末了才大声嚷道：“您可以告诉这个普鲁士下流东西，这个脏东西，这个死尸，说我永远不愿意，您听清楚，我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虽然普鲁士军官没有因此直接采取强暴手段，但是他仍旧不准他们走。这种近于软禁的状态接连持续了好几天。于是这一群绅士和太太们都发慌了。他们起先还保持一些不偏不倚的样子，甚至对羊脂球有表示同情的。但是过不多久，有人就咕噜起来：“既然和一切的男人那么干，本是她的职业，这个贱货的职业，我认为她并没有权力来选精择肥。”但是那些“体面的”绅士和淑女们还不屑这样赤裸裸地提问题，而是利用用餐的时间，或者是散步的时间，

用旁敲侧击的手法，用隐语和暗示，要求羊脂球考虑她是拯救大家脱出困境的唯一希望，她应当作出牺牲。他们故意讲到好些古代妇女献身的故事，讲她们如何把身体当做战场，打败了好些丑恶的敌人，他们甚至说到从前英国有个名门闺女让自己先去感染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然后再去传染给拿破仑。两个一向沉默不语的嬷嬷也活跃起来，她们从宗教圣典上证明这种牺牲是符合上帝意志的。羊脂球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人，她终于被说动了。第六天，套好马的车辆一早停在旅馆门口。大家喜笑颜开地上了车。只有羊脂球最后一个走出旅馆，她胆怯地向这些旅伴们走近去，可是旅伴们却把身体偏向另一边。好象并没有看见她似的。羊脂球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登上车，大家都不肯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后来，有的人索性玩起纸牌来，有的谈论着“期货”、“息票”，有的手画十字，口里念着模糊的经文。

《羊脂球》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出场的人物也相当多，要平均地加以描写，眼下这点字数是不够的；但是莫泊桑却能够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恰如其分地镂刻了每个人物的性格，简约而又深刻。州参议员、贵妇人、商店老板夫妇、态度虔诚的嬷嬷，在他的笔下，都莫不写得栩栩如生；且不要说主人公羊脂球了。甚至那个不出场的普鲁士军官，从掌柜的传达的他的几句话里，也可以体会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之，莫泊桑的描写是极有说服力的，他对所描写的人物是爱憎分明的，同时他的态度又十分客观。他让所刻划、所概括的生活现象本身直接诉诸于读者的感情。请看，在《羊脂球》中他是这样刻划披着宗教外衣的人物以及那个“民主派”老爷在风暴过去以后的表现：

两个嬷嬷在腰带上提起那串垂着的长念珠，一同在胸

脯上划着十字，并且她们的嘴唇陡然开始活泼地微动起来，渐渐愈动愈快，催动她们的模糊喃喃声音如同为了一种祈祷的竞赛，后来她们不时吻着一方金属圆牌，重新再划十字，再动口念着她们那种迅速而且不断的模糊咒语。

关于那个“民主派”老爷，莫泊桑是这样描写的：

戈尔弩兑把两只手同时插进了披风的两只大衣袋，从一只衣袋里取出了四个熟鸡蛋，从另一只里取出了一段面包。他剥去了蛋壳扔到脚底下的麦秸当中，就这样拿着蛋吃，使得好些点蛋黄末儿落在他那一大簇长胡子当中象是好些星星一般挂着。

《遗产》也是莫泊桑的一篇深刻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利欲熏心，为了金钱什么无耻的勾当都会做出来的优秀小说。这篇小说写到，有一个海军部的收文员迦诗阑，他是个鳏夫，他有一个待嫁的漂亮姑娘，还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有一百多万金法郎的财产。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她就跟弟弟住在一起。当然她的全部财产将来要归侄女承继。但是他的姐姐非常希望侄女将来结婚后能生一个孩子，她打算最终把遗产交给侄女的孩子承受。后来迦诗阑在部里找到一个颇有前途的年轻官员勒萨白勒，他设法把这人请到家里来，让他同女儿接近。这一对年轻人终于顺利地由相爱而结婚了。但是结婚多年，迦诗阑的女儿一直不见有怀孕的迹象。在开初，迦诗阑和勒萨白勒翁婿俩还并不怎么在意，以为这笔巨额财产决不会从他们手掌中漏走。不久，迦诗阑的姐姐因病去世了。翁婿俩一面装出一副戚容，一

面“不知为着什么彼此互相握起手来”。他们加上勒萨白勒的妻子，没有等到料理好丧事，就急急忙忙跑到公证人那里去查阅遗嘱。遗嘱上明确规定，这一笔达到一百二十万金法郎的遗产只给予侄女所生的子女。倘若侄女在未得子女之前她本人就去世，那么应该由公证人将遗产代管三年。在此限期内侄女如果能生孩子，则遗嘱规定仍有效；否则就将该款分别捐赠给各个团体，侄女的继承权就自行终止。

三个人看到了这份遗嘱之后，这才弄清楚，所谓一百多万金法郎这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只要迦诗阑的女儿生不出孩子，这份巨额遗产他们分文都捞不到。于是三个人都发急了。妻子埋怨丈夫不中用，丈夫责怪妻子没本事，丈人也开始瞧不起女婿。开头，小夫妻俩求医问药，到乡下去休养，但是种种试验都失败了。没有生孩子不仅引起家庭里严重的不和睦，而且在海军部里也引起了风波。勒萨白勒差一点跟一名嘲弄他的同事进行决斗，亏得对方也是口硬手软的人才算没有真的决斗。后来，穷极无聊的勒萨白勒甚至诳骗妻子珂拉说，他有一个私生子，珂拉一听，不但没有责怪丈夫不忠，反而要求去看看这个孩子。最后他们去找医生检查身体。医生检查的结果，证明这位太太的体质构造得特别的好，她完全“有生育的能力”；至于这位先生这方面，“虽然构造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形，不过我觉得他仿佛日趋衰弱，也许就是求子之心太过的结果”。医生还要他服“铁剂，生肉，肉汤”等等。这次诊断重新燃起丈人与妻子对勒萨白勒的愤慨，他们简直是绝望了：勒萨白勒没有生殖能力，那就是说，那份本来唾手可得的巨额财产离开他们一天比一天远了。每天夜里在饭桌上总会出现一些难堪的局面。迦诗阑不断地重复说：“一个男人在不是一个男人的时候，不如一死把位

子让给旁人。”到了后来，不满已极的迦诗阑索性赤裸裸把问题拉开来说：“您可知道，您现在身体快要复原，倘若不变更态度，我女儿将要干什么我是知道清楚的！……”当女婿给问得一时发不出声音的时候，他又接着说：“她将要在您以外另找一个，自然！然而这件事到现在并没有办成，算您运气好。一个人嫁了您这样一个废物，什么都是有权去干的。”勒萨白勒也的确是一个窝囊废，他对他的丈人如此无耻的侮辱性的话一点都不感到愤慨，反而是怯生生地回答：“我并没有阻止谁来听从您的好主意。”在这场谈话的不久之后，迦诗阑把海军部里一个身体比较结实的叫马慈的青年官员请到家里作客。此人就是因为嘲笑了勒萨白勒差一点被拖去进行决斗的，他们这时已经言归于好了。马慈上勒萨白勒家作客以后，他很快就和珂拉相熟了。勒萨白勒一点都没有妒忌之意。有一次，当马慈和珂拉迈着相同的步子紧紧靠在一起走的时候，落在后面的迦诗阑竟公然对女婿说：“看见他们在一块儿，真教人快活！”而这个宝贝女婿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的高矮几乎是一样的”。他这一句话是真心诚意地说出来的，一点都不带讽刺和自嘲的意味。因为他当时觉得，他现在提起快步走也不会喘气，感到他的心房现在也跳得慢些了，总之，自己是比过去强健一点了，他也就欣喜起来，此外，多时以来，他丈人的那些恶意的讽刺也已经停止了，所以勒萨白勒对丈人的一股怨恨也渐渐消泯了。最后，当三年限期快要届满的时候，珂拉果然怀孕了。

莫泊桑对珂拉怀孕消息得到证实的一场情景的描写真是令人叫绝！

……他抱着心爱的女儿，发狂似地吻着；随后亲昵地轻

轻拍着她的肚子：“唉！这毕竟成功了！你可曾把这件事告诉了你的丈夫？”

她突然有点害羞；喃喃地说：“没有，还没有告诉……我……我本来等着。”

但是迦诗阑高声说：“好，那好。于你不方便。等一会吧，我亲自去告诉他。”

于是他连忙跑到了他女婿那里，……不等他来得及认清楚是谁，就说：“您可知道您的妻子怀了妊？”

那个发呆的丈夫举止失措了，并且双颊变得绯红。

“什么？怎样？珂拉？您说？”

“我说她怀了妊，您可听明白？这真是一种运气！”

于是他在快活心情里抓住了他的双手，紧握着，摇着，如同向他贺喜又向他道谢；他重复地说：“唉，这毕竟成功了。好！好！您想想吧，那笔财产属于我们了。”末了，他不能自持，把女婿搂在怀里。

迦诗阑的欢乐情绪也立刻使勒萨白勒感染到了；迦诗阑就这一百二十万金法郎所设想的奢华生活图景也使他为之陶醉不已，心里好象尝到一种甜美的东西。总之，自从有了这个有幸福的发现以后，那“第三个亲属”就在一个圆满的结合里过活了。他们的心情都是快乐的，一致的和甜美的。迦诗阑恢复了他过去的豪兴，珂拉尽力服侍她的丈夫，勒萨白勒也象是另外一个人，一直是高兴的和好脾气的，仿佛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在这里，莫泊桑把翁婿等三人的丑态和无耻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作者对这三个无耻之尤是抱着十分憎恶的心情，但是他在描写上是那么冷静，那么不动声色，那么客观，他完全是按

照实际生活的样子如实地把这种生活再现出来。既然当时法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象勒萨白勒这样的人，他为了分沾巨额家私的余泽，不惜让亲爱的妻子听人摆布，而且本人还能心安理得；作为艺术家的莫泊桑就完全有权把它在文艺作品中重现出来。

莫泊桑一方面对那些绅士、官僚以及迦诗阑与勒萨白勒之流作了无情的勾勒，可是他对于象羊脂球这样一群处于受侮辱与被损害地位的人，特别是女子，却是充满最深厚的同情。他在另一个中篇小说《苡威荻》中就以同样的精神勾勒了苡威荻的形象。苡威荻的母亲是一个自称是侯爵夫人而实际上是来历不明的人。她利用自己和女儿的美貌，把一批公爵、男爵以及一般喜欢寻花问柳的人，包括外国人招引到家里来，经常举行舞会和赌博活动。许多贵族出身的人物都给她们母女俩的美貌和华丽气派所迷惑了。但是苡威荻虽然是生活在这种烟花世界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她平时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付这些贵客；她以轻蔑的口吻给这些贵客提了可笑的绰号，对他们若即若离，使许多人摸不着头脑，把她看成是一种神秘的人物。有人说：“倘若她不是我向所未见的那种诈伪而又邪恶的怪物，那末她一定是我们所能寻着的最突出的清白奇女子。”但是她尽管在表面上不让人们捉摸透，她的内心却已经对她的前途作过一番考虑。她不愿意同流合污，她希望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嫁出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当贵客中的那个叫塞韦尼的青年人向她求爱时，她表面上固然躲躲闪闪，内心上却已经首肯了。有一天下雷雨的晚上，她一时睡不着，她被“一个痛心而隐约的疑团”折磨得很苦，她重新溜到卧房窗前的露台上，从闪光下，发现她的母亲正和塞韦尼的朋友撒瓦尔在勾勾搭搭。“她母亲！一个情夫！”——她的灵魂极度震动了，她下了决心：“我要救我的妈。”第二天，她称

病把侯夫人请来，对母亲说，“我知道我们一直接待一些名誉不好的人，一些冒险家，我也知道旁人正因为这些事一直全不敬重我们。……不应当再那么做了，你可听见？我不愿意。”她要母亲把这些“贵客”都遣走，“不然，那走的就是我了。”她的母亲却回答说：“倘若我不是一个出卖风情的，我，那末你今天大概是一个厨娘吧，你，如同我往日一般，可以做些三十铜元一天的零工，给人家洗洗杯子碟子……”坚决不听女儿的规劝。苡威荻感到绝望了。她苦苦思索脱出这种困境的办法：做工？——不行。进修道院？——也不行。最后，她在把这批“贵客”大大奚落、戏弄一番之后，决定自杀。结果由于她中毒不太深，经过塞韦尼的抢救，总算逃过一死。

总之，莫泊桑对苡威荻性格或个性的勾勒是十分真实、生动的。在莫泊桑的笔下，苡威荻既泼辣大胆，又蕴藏着柔和的感情。她对周围的人物善于观察，不是根据抽象的思维，而是渊源于生活的直观。她给各人所提的绰号，表达了她对他们的一针见血的判断。她在没有弄清楚对方的真正态度之前，她是决不轻率表态的。塞韦尼向她求爱，她在表面上加以拒绝的一场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段文字写得极为生动。苡威荻这种反应完全符合在这样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年轻女子的实际情况的。

莫泊桑还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小悲剧。他在一八八四年发表的那篇《首饰》（一译《项链》），写的就是这样的小悲剧。这是世界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精品。一个出生在小公务员家里的美丽姑娘，她家里拿不出陪嫁的资产，末了只能将就地嫁给小科员。婚后他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和睦，但是妻子玛蒂尔德总是想望着漂亮的衣服，豪华的餐具，想望着“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

肴美味”，想望着舞会，“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然而这一切，眼前都没有。后来，有一天，丈夫一团高兴，带来一份部长及其夫人的请柬，请他们夫妇俩参加晚会，不料妻子的反应是冷冰冰的，理由是没有衣服与首饰。玛蒂尔德的丈夫是一个十分体贴的人，他献出原来积蓄下来准备买猎枪的四百金法郎为妻子置办服装。等到服装做好，晚会的日期也快临近了。但是玛蒂尔德还是一脸不高兴，因为还没有首饰。结果，总算经过丈夫的提醒，她向一个有钱的同学借到了一个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才能去出席部长家的晚会。在晚会上，玛蒂尔德获得巨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许多人都想跟她跳舞，连部长也注意到她。当她尽兴回家时已经次日早上四点多。后来，她对着镜子卸妆，“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突然她发现脖子上的项链不翼而飞了。找来找去，都毫无踪影。为了偿还这个项链，好心的丈夫把父亲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都拿了出来。但这笔钱还只达到货价的一半，他们接着不得到处借贷，好不容易凑足三万六千金法郎，才算买到同样的东西料结了这件公案。以后，为了偿还借款，他们不得不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他们花了十年工夫才还清了债务。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却偶然从原件主人那里知道从前所借的项链不过是一件只值五百金法郎的人造品。

在这篇小说里，莫泊桑对玛蒂尔德这样的女性的精神境界的刻划是非常细致的。但是尽管莫泊桑对玛蒂尔德的崇尚虚荣有点贬责之意，他在基本上对她还是充满了同情的。一个妇女为了参加舞会，需要一点漂亮的衣服和一点首饰原也不是了不

起的罪恶。莫泊桑这篇小说决不是告诫象玛蒂尔德这样的妇女要恪守本份，切勿想入非非；而是对垄断人间的一切幸福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

莫泊桑还有好几篇关于普法战争的若干侧面的短篇小说，《米龙老爹》、《蜚蜚小姐》、《蛮子大妈》、《俘虏》之类。这几篇小说都表达了莫泊桑对入侵法国的普鲁士占领军的极度憎恶，表达了他对普通人民所显露的爱国精神的热烈歌颂。米龙老爹和蛮子大妈以不同的方式同入侵的普鲁士兵展开了殊死斗争。米龙老爹利用普鲁士兵单独外出游逛的机会，巧妙地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被捕以后，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蛮子大妈设法哄住了普鲁士兵，拿干草堆把他们的住房围住，然后一把火把草堆点燃起来，把他们统统烧死。而《俘虏》一篇更是生动地描写了法国人民的机智：他们不仅让六个凶横的普鲁士兵自行关进了地下室，而且还利用白铁管向地下室里灌水，缴了普鲁士兵的枪。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把莫泊桑这六十多篇中短篇小说逐一进行分析解剖，但是仅就上面已经涉及到的几篇中短篇小说而言，它们都以不大的篇幅概括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话洗炼，毫无拖泥带水、教训、八股的毛病，尽管它们距离今天已有百来年之久，但仍然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译者青崖先生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世，本书这次重印，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曾作了一些修改。

辛未艾

一九八五年春节

目 次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序·····	1
羊脂球·····	1
戴家楼·····	52
在家里·····	87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118
西孟的爸爸·····	143
蜚蜚小姐·····	154
我的索斯登舅舅·····	171
修理椅子的妇人·····	181
比埃洛·····	190
一个儿子·····	198
一个诺曼第人·····	210
月色·····	219
在乡下·····	226
曼律舞·····	234
遗嘱·····	240
骑马·····	247
半夜餐·····	257
两个朋友·····	265
莫兰那只公猪·····	274

DK-8/19

在海面上.....	289
珠宝.....	296
密姐儿.....	306
旅途上.....	313
米龙老爹.....	321
人妖之母.....	330
他?	338
我的茹尔叔.....	347
一场决斗.....	357
萨波的忏悔.....	364
一个科西嘉方式的复仇.....	375
懊恼.....	381
勋章到手了!	389
绳子.....	396
老人.....	405
堂倌, 来一大杯!	414
洗礼(第一篇).....	422
保护人.....	428
雨伞.....	435